

## 物我之应

■苏宁

文字是否能精准对应处于动态的事物?人类对语言本身是否怀有深度信任?好在新事物的出现总是缓慢,这给了我们思考此事的时间。延长一下这个问题,一句说出的话进入流通过,如何保持意义的不改变。虽然这句话是凭一个实在的中间物存在的,如石头、竹片、纸张——语言对介质的依赖是有理由的。

从表面看,写作只是字、词、句、段的拼组。一个盘子坏了就不用了吗?这和一句话没写好要不要保留是两件事。对于前者,我会把它留下来,只要可用,不会因为一点破损就丢弃;对于后者,我会犹豫,我确定它是需要做后期的。

留下来的,还需要通过一个过滤。语言过滤器是很早就希望拥有的法器。滤去已存在过的表达,不可逾越的精粹;漏去杂质,去一个未被触及的领地,去怀抱从来没见过样和从未被写过,这是写作者的使命感。文字是公共器物,谁都可以动用,是可以很平等地去使唤的什具。所谓使命,是拿了一个有公用属性的器物时,不可私用。

单纯地以煮制某种食物为业,种植者、教师、医生、物理学家、神学工作者都在我的职业梦想里。但我们的一生大体只能做一件事。这一件事是什么,也在变化和跳动。生活和梦想一样——这样的事很难发生。

能在时间的碎隙里移步小说和诗歌,是我的荣幸,这得益于众多师友的护航和宽容。我写了一些小说,也写了一些诗歌,但仍怯于聊“写”。在讨论诗歌的时候,我可能会说:“我只通过理解小说理解了诗歌的一点点小边角儿。”而在一席信友谈小说时,我心里可能想的是,我并懂小说,我是通过诗歌来理解小说的——我开口会走题的。以此互为隐身,免于说错话。

文字和材料有如面粉,它成为小说、随笔、诗歌、剧本、论文,将面粉做成糕点、馒头还是花卷,两者是一样的道理,外形不同的面制品,原材料成分相同的食物,技艺与呈相稍有相异而已。终成何形,有时就是为厨之人的时间、心意和平素的训练。

语言本身有关卡的意义。一句话怎么说,它代表的是某个区域的文明程度和背后的文化传统。写之作之,组字为词,合词为句,拼句为段落。但它绝不是一个平织,而是立体的。它需要升高度,越向上越窄仄。每一个窄仄,都是一个关口。我们要一层层去打开这个关口。每个关口打开后,会自动升级语言、章法与素材连接后的新界面。

小说和诗歌除了体形不同外,另一个不同是人物在其中的生存。诗词是人的精神的一面,小说偏于物相的一面。物相之于精神有时是小的,因此是从“小”开始说,这个小,处处可就,灌浆、勾缝,在任一层面开合。生存之道,实物之有用胜于精神,而时人之重小说轻诗歌亦是如此吧。加之体量上,小说是浩荡的,意味着是大份额作业,有值得尊重的工时的付出。诗歌,尝被浅解为不用给它完整的逻辑性。文学习惯里,诗歌是需要解释的项目——能完整地解释成一篇很连贯的文章,有连贯的意思,有内在的起承转合。如果这一点做不到,就在解释过程中给它找“补”。然而呢——诗歌是读的,去读一读就好了,不一定需要过分解释,生僻字除外。

人的思维就是跳跃的,诗歌所模拟的是大脑的精神图像。大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,可能就是很多事情处在一个平面上,打开的感觉系统把不同的事情召集到一起,这就是诗歌。它不会像小说那样求完整、求连续、求冲突,这三者是经过思维系统二次处理的成果。诗歌就是精神图像的本质。这一句、那一句之间的关联,有时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。把它解读成一次性思想成像就好了。不必把它的叙事、抒情、议论进行严密失度的区分。

我们看诗歌历史的时候,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人人类精神发育进程的样谱。而素常所言之灵魂,就是基因加上它在特定容器中的经历吧。每个时代都有站在思想高地的人,因为这些高地,出现了文学的巅峰。这些年,大约是为了品评、传播、贩售方便,出现了为作品贴标签的浪潮。用现有的或用新创立的,用概念语或用提取到的某些关键词去规制、导向、分类写作行为。年代、地域、身份、界别,叙事的小习惯,都可经提取、检索而为标签。这是方便法门,是长期主义。

小说、诗歌作为人类和世界互相连接的形式而存在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本分,蚂蚁、小花、桌子、椅子都有。只是小说、诗歌在今天这个时代需要了解自身所处的处境,不要单凭感性和外在的自然互相施压。诗歌让微小的个体拥有了与他者会意的高级能力,也引渡一个人去安心地独处、思考、合群。在复杂浮躁的境地里自适、涵养精神,助我们探索灵魂图谱的深度与多维。

它也带来更高的、看待世界与自我的视角。让我们领受生命、自然、衰亡的结构和秩序。体会付出者、创造者的劳苦,认识到每一个当下的珍贵。它是深埋心灵宝藏之处——诗歌使物我之应成相。写作意味着去提供一种看待世界和生活的眼光。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些事情,在做的过程中,我希望有利他意义。希望写出的是一个高能文本,有使命感和精神质地,以应宏阔的时代与平凡个体的奉献。这是理想,也是一场接力跑,愿有幸持得其中一棒。

## 犬吠带来的温暖思绪

■弘毅

夜晚的城市里,能听见狗叫声,尤其是那种狂吠,很难得。前不久的一个深夜,一阵犬吠让我思绪万千。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夜都是静悄悄的,如果听到一阵狗的叫声,准是发生了什么大事,最起码也是打破村庄沉寂的不同寻常的事情,要么是有不速之客趁着夜色“造访”,要么是有人因为事态严重而连夜登门。

记得小时候,我最害怕的就是路过某家的院落,被看家之犬追着狂奔。如今,狗的叫声偶有耳闻,尤其是对着人的那种龇牙咧嘴地吠,更多的是两只狗相互比着谁更威武似的对峙狂吠。

前两年,孩子吵着要养一个宠物,挑来选去养了一只狗。看到狗的时候,我的第一反应是:这哪是狗的样啊!因为小时候被狗追着跑,我对狗的印象是威武凶猛,而眼前的这只狗,俨然是只娇小可爱、乖巧玲珑的小奶狗。为了培养孩子的阳刚之气,我“教育”他:“你应该养一只雄壮彪悍的狗,而不是养这么一个温柔的小玩偶。”孩子不无道理地回复:“狗是我们的朋友,是最亲近的伙伴,为什么要养一个凶猛的家伙。”

过去,狗是人类的朋友,更是看家护院的伙伴。如今,狗不仅是人类的朋友,还是我们

的“家人”。一些上了年纪的独居老人、子女不在身边的中年夫妇、喜爱动物的青年一代,无不将狗视为自己家庭的一员。狗已成为他们心灵归属的慰藉、精神情感的寄托和情绪价值的展现。道不清,是狗的功能进化了,还是人类的需求进化了。

人类的需求肯定是进化了。现在的城市,人们有了钢筋混凝土、防盗门窗、人脸和指纹智能识别系统,早已不需要动物来看家护院。也正是这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,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情感沟通与交流。

狗的功能似乎也进化了。在与人类的共生中,它们展现了极强的适应能力,不再对人类嚎叫,而是通过摇尾、撒娇等温和行为与人类互动。它们用温顺赢得人类的喜爱,以陪伴承载人类的情愫,给冰冷的钢筋水泥城市增添了几分温情。也只有在遇到同类时,它们才会唤醒基因深处的野性记忆,从而发出那标志性的犬吠。

于是乎,狗成了我们的家人,成了跨越物种的灵魂伴侣。在这喧嚣的城市里,它们用忠诚与陪伴回应人类的需求,把人类的生活滋养得更加柔软、温暖与宁静。

这样想着,那吵醒我的几声犬吠,不是搅了睡意的惊扰,而是对倦意心灵的抚慰。

## 给留言文字安个家

■张同刚

平凡生活中,很多感动的瞬间,很多美好的时刻,以为自己会念念不忘,可是过着过着就随风而去。如果有了文字记录,就有了回忆,当若干年后翻开这些文字,当时情景就会扑面而来,也就能重温这一美好时光。

我每天的生活很平常单调,却有一些小小的插曲,能够在不经意间让我的心灵温暖起来。那些可爱的读者、那些友善的同事,还有相濡以沫的家人……我需要通过文字呈现,让这一切镌刻成记忆。

给留言文字安个家,给心情放个假,希望在和大家分享的过程中,我们能愉快地交流,能更好地去感受生活的美好,能更好地去度过每一天。

《闵抗生教授二三事》在《淮海晚报》11月10日3版发表后,次日我又在微信、简书和顶端新闻平台等公众号进行转载,其中顶端新闻平台的阅读量达到1.7万人次,收听量达到2209人,更多的微信留言则让我产生记录下来的冲动。11月12日,许多朋友给我文章的留言让我心生温暖:是你们的每一次阅读、每一个点赞和每一句留言,让我很喜悦,让我很享受,给了我继续写作的力量!

淮阴师范学院档案室的刘璞老师,第一时间告诉我:“报纸我们收藏一下,也转发到微信公众号上面!”后来好多同事转发的都是淮师档案校史馆微信公众号上转发的该文。

淮安技师学院朱延华校长的留言最长:“还记得闵老师是2017年结婚的,我跟顾建国书记去慰问,他刚好才结婚不久,非要留我们吃饭,补唱了他的喜酒。那年,是到南京,看望萧兵老师和闵抗生老师。那次,跟萧老师要了一本书,请萧老师写了名字。看到同刚老师的这篇美文,让我也想把那次南京看望

闵老师的过程写出来。同刚老师的写作状态,让人佩服。”

淮阴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新鑫老师说:“这篇文章写得好,字简蕴长。”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的王智处长留言:“身边有榜样是件幸事。”淮阴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徐晓兵在退休群里留言:“因为教授和父亲之间的交流,有幸拜访过闵教授家,也有文中体会。想读《深刻与浅薄》等短文,拜读了张教授的大作,感觉得到了闵大师的真传。文辞洗炼,思想深邃。受益匪浅。感谢分享!”

撰蛋之源文化研究群的丛中笑在群里留言:“闵教授我是久闻大名未见其人,当年也耳闻他曾单恋李罗兰老师,看了你这篇文章才知他们终成眷属,可喜可贺。李老师曾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古代文学,应该是魏晋南北朝部分,她曾有一篇江淹《别赋》的赏析文章刊登在当年的《阅读与欣赏》上。”

爱写作群里的叶敬之老师留言:“李老师也是我的大学老师。闵教授和李罗兰老师的爱情故事值得一写。”

我一条一条地拜读,一字一句地品味、琢磨,深切体会他们对闵老师的笃笃深情、切切思念,以及对我的拳拳希望与殷殷鼓励,既是肯定,也是鞭策和期待。